



记住经典 记住台词

金夷

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,有几年我们学校不开课。我们邻里间的孩子每到夜晚便成群结队到电影院看演些啥。

我家住在小东门外的铁路宿舍区,尽管大院里经常放映露天电影,但我们总还是觉得电影院里的影视、音响效果好。于是,附近的太铁俱乐部、军人俱乐部,几乎都快被我们挤破大门了。5分钱一张的学生票,我们常常买不起,只好假装拥挤在电影院门口看热闹。影片放映到一半以后,把门的大叔有时也会睁只眼闭只眼,由我们混进去看几眼。黑灯瞎火,找不到空座位,我们就站在过道观看,有时难免没头没尾,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,很多中外电影不再上映,影院翻来覆去上映着仅存的几部老片子,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,还有由样板戏翻拍的电影,每部看了不下10遍。看的次数多了,记住了不少演员扮演的角色,其中的一些经典台词和动作慢慢就印刻在脑海里。

《地道战》中,日军指挥官山田自以为是在分析战局。汉奸汤司令的扮演者刘江戴着一口夸张的假牙,点头哈腰给日本鬼子拍马屁:“高,实在是高!”以后,我们在夸赞别人的时候,常常冷不丁地就会冒出这样一句台词。

在《地雷战》里,鬼子被地雷炸怕了,派出汉奸冒充八路军侦察员,从儿童团成员嘴里骗出了口实。从此,“不见鬼子不挂弦”这句话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。

《南征北战》中,国民党李军长在摩天岭覆灭前的哀求:“张军长,看在

党国的份上,拉兄弟一把!”我们大多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。

那时候,我们连故事情节有些都看不大明白,但却总能牢记其中的一些台词,灵活运用 to 生活之中,并使其变成流行语。

《秘密图纸》是当时的一部反特片。一个窃取秘密图纸的特务在我方警察前来调查时突然变得很生气。警察厉声质问,敌特结结巴巴地慌忙掩饰:“谁火……火……火……火了?”我们几个同伴竟然模仿得一模一样。

在《小兵张嘎》中,嘎子跟老罗叔化妆成卖西瓜的村鬼,来到日本鬼子的据点旁侦察。胖翻译官大摇大摆走到嘎子和老罗叔西瓜摊前,顺手拿起一个西瓜砸开就啃,吃了两口觉得不甜,又去砸第二个。“别说你几个烂西瓜,老子就是在城里吃馆子也不掏钱!”老罗叔一语双关地警告:“别看今天闹得欢,就怕将来拉清单!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,一些友好国家的译制片被引进国内,其中一些经典台词,我们也能随口说出。《宁死不屈》反映的是二战时期意大利法西斯占领下的阿尔巴尼亚。一位男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画了幅漫画,讽刺独裁者墨索里尼总能为侵略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。这位男生跳上桌子大喊:“墨索里尼,总是有理!现在有理,将来有理,永远有理!”打这以后,小伙伴在一起辩论问题,辩不过就大声叫喊“墨索里尼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不大记得这些电影台词,更不太可能理解就那么几句话,就那么几句台词,竟值得我们这些50后和60后永远记忆。

带学生娃娃看电影

王秋英

上世纪60年代,我正读小学。当时能看电影的机会不多。大约到高年级,才开始参加班级购票,看过几部电影,如国产片《铁道卫士》、外国片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和《海岸风雷》等。

我们桥头街小学距离长风剧场和山西剧院最近,所以每次非此即彼。凡带“剧”字的影院,前台必有能演戏的舞台,属于双功能吧。当时都是连排的硬木椅,每排大约34个座位,单双号左右分开,前后共30多排,一般剧院容纳千把人没问题。

小学生们在电影开场前好吵呀!拿到票后,提前两三天就兴奋上了。当天,都早早进场找座位,比上课的积极性高多了。前后左右之间叽叽喳喳,调皮的男生们还会相互追逐打闹。直到预备铃响起,才会逐渐安静下来。

1976年,我当了民办教师。张凤英校长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教育,限于当时条件,进行思想教育,看电影最合适。于是,每学期要组织师生看一两场电影,题材都是符合儿童特点的正能量电影。看电影那天,来自起凤街、海东、铁匠巷、大水巷等20多个班级的一年级小学生,排成两路纵队,队伍前后各有一名老师照护,从四面八方朝着长风剧院或山西剧院汇聚,全是稚嫩的祖国花朵,大街上开车的、骑车的和行人纷纷驻足让路。那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为了保证剧场秩序,张校长要求在开映前20分钟到场并安排学生坐定位置,然后由一位音乐老师带着唱歌。老师站在前面打着拍子,小学生们童声清脆,歌声嘹亮。歌曲一般是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《准备好了》《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》等,除

了唱这些最熟悉的,也教新曲子。最后五分钟让学生们上厕所,回来电影正好开场。

小孩子们看电影,神态很外化。比方,看到《英雄儿女》里朝鲜族大爷在战火中艰难地抬着受伤的志愿军战士王芳时,全场会齐声高喊“加油!”“加油!”;《闪闪的红星》中,当看到某个镜头时,全场响起“胡汉三,大坏蛋!”的怒吼声;特别是在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等影片中,每当看到我军把敌人打得四散逃跑时的画面,小朋友们便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整齐而响亮的掌声,并伴着欢呼声。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真诚,他们的爱憎是那么鲜明。

电影院里查票的、领座的工作人员,只要是我们学校包场,他们就可以稍事休息了。唯有放电影的师傅,要始终站在机房里操作,那也是他最愉快最有成就感的时刻。因为在放映中,满场的学生娃娃与他产生了共情。

回到学校,大家下课后的话题大都围绕影片展开,最喜欢哪个情节?最敬佩哪个人物?最憎恨哪个坏蛋?讨论要延续好长时间。现在想来,这样的学生集体观影,对树立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效果相当不错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现在就连小学生的文化生活都多元化了。去看电影于他们而言,不如在手机上看动漫、打游戏更有趣。现在看电影也成了高规格享受,原先的电影院都被隔成几个小型放映厅,能同时放映不同的片子。每个厅约200余个座位,座椅是舒服的沙发式,扶手上可以放水杯,而且冬夏都有空调。但我还是很怀念那个年代领着学生坐在电影院的味道和感觉!

重温芳华岁月

彭庆东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的文化生活匮乏,看电影便成为人们娱乐的首选。

电影院门票为一角至两角钱,只要电影院来了新片,影院门前便热闹起来。新片要连续上演几日,早场夜场连轴转。先睹为快当然让人兴奋,但买票最辛苦,这是一个“力气活”,除了排队,还得有强壮的体力去挤窗口。

排队买票是老电影院的一道风景线,小小的窗口前排着一列长队,有的还带着小马扎。那时还限购,一人只能买一张或两张,不然有人就大包大揽,成了票贩子了。我排过队,很苦,排着长长的队,眼巴巴地望着窗口,如果买到票还是值得的,但如果排了好长时间队,终于挤到了窗口跟前,突然从售票口冒出一句“没票了”,心情那个沮丧。队伍一下子被冻住了似的迟迟不散,然后有人不甘心地跑到窗口,大家问的都是同样一句话:不会吧,真的没有票啦?好像奇迹会发生在下一秒。买到票的人则个个眉开眼笑。

进入电影院,一颗激动的心就归港了。当所有的灯光熄灭,一束光柱打在白色的银幕上时,电影院里霎时安静下来,大家的眼睛齐刷刷投向银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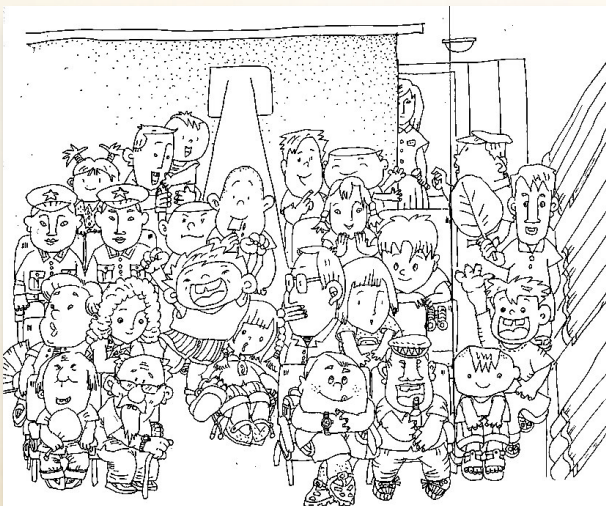
来电影院当然是看电影,但电影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,就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。你看到有意坐在后头,黏在一起的一对男女青年,就是借看电影之名行恋爱之实的。当年恋人们追过的电影院要数位于钟楼街的大中剧院最为理想了。大中剧院与其他剧院并无差异,只是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,别的影剧院多是面临通衢大街,门前广场开阔平坦,而大中剧院却位于大中市商场背面,既不临街也没广场,走到小巷尽头,一上台阶便是剧院大门,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,也没有小商贩的叫卖声,在这里牵手的两人遇见熟人的几率大大降低。

电影散场,叽叽喳喳的人们如潮水般从电影院里涌出。

影院门前小吃摊的热闹并不亚于影院里面,卖爆米花的,卖瓜子的,卖甘蔗的,卖冰糕的……直到半夜最后一场散毕,门前才安静下来。

许多老电影的故事情节虽然早已成为历史,但却历久弥新。如《小兵张嘎》中活捉白吃西瓜的胖翻译、《地雷战》里装扮成村姑骑驴偷地雷的鬼子,这些逗人的场景时常被人们津津乐道;那些经典台词更是让人记忆深刻,如:《南征北战》中的“又喝到家乡的水了”,《地道战》中的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《渡江侦察记》中的“香烟、洋火、桂花糖”,《林海雪原》中的土匪黑话等,至今想起还会让人忍俊不禁,脱口而出。

老电影院的故事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。



电影院:光阴和光影的故事